

論語象義

一

1674
/



口七12
1674
1

象麓先生著

不許翻刻
千里必究

論語象義 全部
七卷

觀漁園藏



論語象義序

古之學。何其艱也。易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蓋其學也。往來乎重險之中。及復其道。脩之弗獲。則弗措。其已獲也。猶有所立卓爾。是以雖曰井有仁。往不來其所履。其施諸政教也。猶影之從形。響之應聲。其立也斯立。其道也斯行。其綏也斯來。其動也斯



言言身身
和。是以禮樂之化。洋溢乎四海之外。膏澤與天地之流。百姓日庸而不知。鳥獸魚鼈亦莫不寧矣。此乃聖人之所以經營天下。而不失其信也。恭稽孔子盛德。蓋其在于斯邪。自文王既沒。五百有餘年。斯文之在茲。孔子一人而已。故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是孔子重其天職。徧歷乎天下。按列國治亂。

觀其會通。以俟天之休命。雖然。滔滔者天下。往而不還。知德者希。則木鐸於斯道也。當期於千載而已。於是退而叙詩書。正禮樂。贊易道。脩春秋。教育門人。而傳道於後代者。此乃孔子之所以大奉答於天命者也。其所忠告邦君大夫。所教誨門人小子。循々法言。譬之精金美玉。鑽之彌堅。仰之彌高。實萬世之大訓。

孰其有不欽崇者哉。是以門人原思、琴張之徒，痛惜其語之離散。後世纂述之者，相與蒐輯，作論語二十篇。及孔子既沒，門人散乎四方，天下漸為戰國，百家之學競起。先王之道大荒焉。當是時，士之為學也，亡論訓詁與微言，以其所見為道，閱辯不經。公然滔天。及秦之時，挾書之律嚴，六經遂隱，而斯道危窮焉。漢

魏以來，碩學大儒，世不匱其人，相競作解於六經，其書之多，不啻汗牛充棟。各以為左右逢其原。雖然，百家餘風，猶未殄。六經之義，錯然齟信矣。嗚呼！今之為學也，吾其誰之適從乎？方今我東方昌大融朗之化，天下優游乎寧平，百姓歌九叙者，殆將二百年。當是時，休徵竝臻，俊民之輩出，不讓中土。而有吾

靜齋先生者起於藝陽。實能出乎其類。拔乎其萃。鉤微言於深。致訓詁於遠。仍其名。而辯其辭。辯其辭。而審其事。闡發六經幽旨。炳乎猶日星之繫乎天矣。予嘗事先生於京師。受六經論語之訓傳。先生之於學。始條理於六經。終條理於論語。譬猶先披蓁茅。浚大谿。導水於高山之巔也。其勢莫弗沛然而歸。其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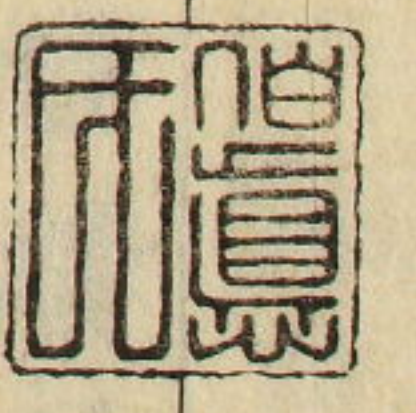
焉。密也。自奉師教。沈潛及復於此。而古言之難。惟恍惟惚。覈之訓詁。撥之微言。十易裘葛。述之訓傳。凡七卷。名曰論語象義。嗚呼。密也。忝浴乎

昭代之恩澤。遺其固陋。釋聖人之言。自知僭踰不堪其任。雖然。其所折衷。悉述先師之意。不敢臆說矣。凡百君子。幸不責予不逮。有取於察邇言之義。則是其

區々之心。所以聊事先師。而供吾天職也。

文化八年辛未夏六月庚申

東讚 三野元密謹序



論語象義 總論

吾聞諸靜齋先生曰、論者論道也、又論列之也、和其長短、列其次叙、以成其文理、此之謂論也、論道者、不敢損益於先王之成、其文、活然行於當世之謂也、語者、言之成章、可誦以服膺者也、亦可以為教戒也、亦可、以詔後世也、故論語者、孔子論道之言、而學詩、書、禮、樂、以成其德者、可誦以服膺、亦可以詔後世、使其皆知所自修治之方也、其不能自修治者、誦其一二語、以服膺之、則亦可以自教戒也、一論者、論道也、者、古者先王之創業垂統也、有三道焉、一曰、典、謂、典、禮、制度也、二曰、謨、謂、修、文、德、之、方也、三曰、論、謂、制、義、應、時、也、夫、先、王、既、建、典、禮、度、也、修、之、以、文、德、以、行、之、於、其、世、遂、將、成、其、後、人、曰、典、而、守、之、則、不、失、天、下、國、家、若、有、其、人、而、有、其、志、則、循、其、謨、訓、以、修、其、文、德、而、活、用、典、禮、制、度、此、所、以、作、謨、訓、也、然、循、其、謨、訓、之、道、不、可、直、用、之、故、立、論

論語象義 總論 一 觀魚園歲

道之方以詩書禮樂教之論之而制義制禮而制
 事故三公之職以論道言之故其詩書禮樂之教
 所以成其論道也故論語者詩書禮樂之教以成
 其論道之語故云論語也夫聖人之以論道立教
 者不問其國之典禮制度何如必循其國之故以
 論我文德而活用之小人東西革面徐更其典禮
 制度又制其謨訓則民不自知所以然而我亦可
 以創業垂統故聖人以論道為教者以畏天命也
 畏聖人之言也然後成其典謨也文王之在殷代
 亦論道而行也然後成其典謨也孔子之於論語
 亦此義也故孔子之後成其典謨也孔子之於論語
 也雖處九夷而不犯其上作亂也故君子之道易為
 其國之故可以行我文德可以活用其禮俗制度
 故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是故聖人之言德言也
 德言者可以行於我不足以行於人言也苟不能
 處此苟不能如此則不足以行於人言也苟不能
 處此苟不能如此則不足以行於人言也苟不能

則不足云修聖人之道也故稱論語者亦德言也
 古者天子有三公諸侯有孤卿大夫士士大夫有
 天下國家制義而從事其六卿師尹奉其典禮制
 度不敢損益而獨得論道於其職中故古之經紀
 國家者四焉一曰詩書禮樂其政事也二曰禮樂
 彝倫其教化也三曰典書禮樂其政事也四曰功
 役貨食其事業也三曰公孤卿大夫士大夫有
 和此四者以此經紀邦家以此燮理陰陽故修詩
 書禮樂之教以成六卿師尹之論道之語可以成
 其人亦可以為六卿師尹之論道之語可以成仁
 知之君可以成三公孤卿大夫士大夫之論語亦
 論語亦德言也故稱論語者以明此成德之言而
 皆有信驗可以成禮樂之教所謂君子自修而成
 也又明修詩書禮樂之教以成其德者離於詩書
 禮樂中立而不倚其效如此使後世學者必至此
 域而後止此所謂中道而廢者也亦成人之道也
 有此數義故曰論者論道也語者可誦以服膺者
 也

一 周官曰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論也者和其長短列其次叙以成其文理也
 云論道者明在先王之於典禮未敢損益也道者禮
 樂彝倫之教化通之於典禮制度合之於天神人
 鬼地祇而為見行於世也經者經紀之也燮者和
 順之也理者導之也凡云理者皆以理導貨材
 言之也易之繫辭說卦皆然也陽者日之所照而
 溫和之氣存焉者陰者日之所不照而寒慝存
 焉者也綜之晝夜亦陰陽之類也故天道雖多而
 不出於陰陽之中也是天材之本也天材以陰陽
 為本而地材人材亦以天材為本故舉陰陽以包
 三材也晝夜風雨寒暑霜露此之謂天材是鬼神
 之所行而萬物鳥獸之所成也萬物鳥獸此之謂
 地材是此天材地材取而裁用之此之謂人材所
 以成功役制事業也而陰陽為之本矣易之彖繫
 所說者皆此事也夫豕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繫
 空柄持國家之典禮禁邦政邦土凡以邦稱之者
 掌邦治邦教邦禮邦禁邦政邦土凡以邦稱之者

以典禮制度言之也是皆一建而不可變者也三
 公獨得論其道以經紀邦國活用其典禮制度也
 夫先王之所以垂統創業有三道焉一曰典謂建
 禮樂制度使後世循而守之而不可變者也二曰
 謨謂後世君臣苟有其人則使知活用典禮制度
 之方也三曰論謂典既不可變謨亦不可直用故
 論其謨以制義義以制事也故三公之職以禮樂
 彝倫之教論之於時宜和之於典禮制度然後信
 之於天命明弼之於政刑幽助之於鬼神祇必為
 活然見行於當世也又功役事業貨食之制和順
 之於天道陰陽以理導之裁用三材明於鬼神祇
 之所成歸之於天命以引之於禮樂彝倫之教於
 是使邦國之民皆知行禮樂彝倫之為天命功役
 事業貨食之為天道而迷惑也此所謂變而通
 之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民既皆知行
 禮樂彝倫之為天命功役事業貨食之為天道而
 不迷惑則君人者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山川鬼
 神莫不寧鳥獸魚鼈咸若故其效能使生殺之候

不迷錯故曰納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大麓三公也亦稱阿衡衡平也禮樂彝倫之教化合之事業也貨食之制皆取平於此也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樂彝倫之教化合之於鬼神祗也曰周官三孤之職曰貳公弘化寅亮天地此三孤貳公而云弘化則公云道者主禮樂彝倫言之也又云寅亮天地寅戰慎也亮助也此云戰慎則天地以鬼神言之可從而知也是戰慎鬼神以教化言之也亮助鬼神以事業言之也故三公之職然也其以陰陽言神之何也曰功役事業貨食之制先王之制恐小人或用其機智或以其聚斂而變化先王之制正刑故也又欲明功役事業貨食之制以天道為之則禮樂彝倫之教化以天命為之也其在諸侯置孤卿以論道弘化以經邦家變理陰陽寅亮天地以弼其君故晉隨會賈它陽子皆為大傅講求典禮以定晉國之法此諸侯孤卿其職當天子之三公故禮書亦稱孤為公論語曰出則事公卿皆謂此職也

一仲尼修詩書禮樂以大成其教然後上自王公大人下至士庶人君子之道無所不可修而自處者是聖人之道大成於仲尼也蓋自堯舜以來殷湯文武教術雖備大氏宜於時通而不宜於處窮詩書所載其言雖周苟非中智則不能會其歸而制其義以處其德必誦仲尼之教以應詩書禮樂則能得會其歸成其德而制其義也又宜於時通而宜於處窮終不失君子之道是聖人之道大成於仲尼也夫詩書禮樂本也大成於論語也故曰述而不作述者因其故而弘之也曰然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教猶有所不足者乎曰否此即畏天命者也聖人之道以用賢為天命以用賢之人為命者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得_其位而制_之教之人也若制_之賢人處窮之教以詔_後王是使_後王曰賢人雖無用之可也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教無有賢人處窮之教者畏_{天命}故也獨在仲尼不然躬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教以處窮時獨以其德為處窮之道而不有所作者亦畏_{天命}故也

孤卿之任者以軌範論道應時以經紀邦家變理陰
 理者以爲其軌範論道應時以經紀邦家變理陰
 陽千轉萬變而不畔也此以論列數章言之必可行也此
 五者所謂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此
 之必可傳也其六則曰夫聖人之言廣大深遠鈞
 矢於畏天命不於忠信不於德言無有非教
 者故其於孔子之言也無敢損益者夫無敢損益
 者使夫賢者不賢者各見其所見以成其德也亦
 惡以己推之於聖人也所以尊聖人之言也所以
 尊德言也其無序者何也君子之言所謂德言也
 之意者也以爲知一言之者即所謂德言也君子
 所苟而已矣故君子之言以爲不知君子之言所謂
 一局者也亦使夫賢者見其大者而不賢者見其
 小者也亦所以尊德言也仲尼之言已不可損益
 而亦無序以道其由則聖人之言不免有畔也故論語將載
 世學士其於聖人之言則聖人之言不免有畔也故論語將載

仲尼語和其長短列其次叙以成其文理因寓之以
 之語和其長短列其次叙以成其文理因寓之以
 衆弟子逆聖人之志者使夫後世學士見由此以
 逆聖人之志則庶幾其不畔也然而未敢的然斥
 其義必依傍而言之惡以已推之於聖人也亦所
 以尊聖人之言也亦不待後世賢者以己也亦待
 不賢者以教誨之道也尊聖人之言以教誨之道
 待後世賢者以己爲恭也待不賢者以教誨之道
 忠信之至也其七則凡論語之書論列數章亦爲
 論語論列一篇亦爲論語論列上論亦爲論語論
 列下論亦爲論語合上下二論以論列之亦爲論
 語也其和其長短列其次叙以得其文理而論列
 之則子貢子張子夏子游曾子琴張原思七人實
 合其心而爲之曰何以論語之書成於七人合心
 而爲之答曰論語之書分而爲二復合其二以爲
 一而終焉上論始於學而終於鄉黨下論始於先
 進終於微子微子之篇明君子之處也夫君
 子學而成德德成而入官故出處者君子之終也

故以此終之也。此所謂分而為二者也。子張之道，明仲尼所傳之道。明傳仲尼之道者，也。堯曰之篇，明仲尼所傳之道。者，也。以此二篇，總結前十八篇與終之。此所謂復合其。二以爲一者也。夫前十八篇與終之。堯曰篇，子貢。子張子夏子游曾子琴張原思實當其任，而子張一。之，其修飾文辭，則琴張原思實當其任，而子張一篇。琴張原思二人獨成之。然子張之篇，終不明說。傳仲尼之道，而舉升堂入室之語，首之以子張。次。子夏，次子游，次曾子，皆聯牽而言之。獨於子貢特。舉之，是首於三子，以子張而包四子，以子貢知仲。尼者，又終之以仲尼。榮死哀比德於堯舜，於是。受之以堯舜曰篇，明說仲尼所傳之道者，也。其意猶。云仲尼所傳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五子。之所傳者，仲尼之道也。猶云堯舜禹之時，有若臯。陶而稷契垂伯益夔龍附之，以成三聖之道，仲尼。之徒，有若子貢而子張子夏子游曾子附之，以成。仲尼之道也。必舉五子升堂入室之語者，猶虞書。先舉堯舜禹臯陶之德，而後舉其事與言也，以示。

其論列而傳之不畔，所以使人信之也。古之道也。學問之道，唯信爲能入之故也。孔子曰：信而好古，亦此之謂也。故舉堯曰之篇，所以使人信仲尼所傳之道也。舉鄉黨之篇，所以使人信仲尼之言也。此二者，七子所論列，而子張之篇，二子所以存意者也。曰：是七子所相與論列之，則何以不皆名七子，而獨名原思琴張二子？答曰：此則孔子門之諸子，所以卓越於衆家者也。子貢子張子夏子游曾子，原思琴張，旣已相與論列之，遂使原思琴張二子，修飾其文辭，又悉舉其所論列之功，歸之於二子。二子遂成其志，以修飾文辭，故稱五子。以字而自述，以名是禮也。曰：然則子張之篇，獨舉五子，而不。及二子，何也？答曰：五子旣舉其所論列之功，歸之。於二子，二子亦不自處其功，而自述以名，又作子。張之篇，其意則曰：凡所論列而傳仲尼之道於後。世者，皆五子之功也。吾二人者，皆所不能及也。而。自述以名，則二子之功，於五子，而不自失其實。此仁。

者成人而不失己之道此即孔門之諸子所以卓

越於衆家也

一論語稱呼於人之辭其例有五焉其一則汎交於

外人之道也邦君於異邦之君以國與諡言之於

魯之辭之君獨以諡言之不以國舉之內魯而外諸

魯論語使夫學者以此論語為魯論語也而論語為

之語也故其有齊論語雖自傳者言之亦不知論

語之言也凡稱呼於人之辭邦君於異邦君以國

與諡言之於魯邦獨以諡言之不以國舉之內外

之辭也其於卿大夫士者正卿以諡與子言之次

卿以諡與字衆大夫而下汎以姓與字言之仕於

家叛者與執技而仕者皆以姓與名言之此以禮

從事也凡稱人以諡與子者皆從此來者也正卿以

德者也凡稱人爲子者皆從此來者也正卿以諡

與子者季文子季孟懿子季康子陳成子孔

文子陳文子季桓子公叔文子是也次卿以諡與

仲臧武仲叔孫武叔是也衆大夫而下至於庶士

賤也汎以姓與字言之以別其人也遽伯玉孟公

綽公明賈世叔王孫賈禕諶卞莊子桓魋陽貨孟

之反季子然公伯寮是也仕於家者不與公子齒

故其叛者雖在庶士猶得而齒也故賤而名之公

山弗擾佛矜是也執技而仕者役於衆士者也庶

士與衆士齒者也故得名執技者大師擊磬亞飯干

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擊磬襄之

類是也皆是皆以禮自處者也此汎愛衆而交之道

也凡有功德於官而以官通者必通官而稱之君

子樂稱人之善也令尹子文行人子羽葉公祝鮀

是也其稱大夫僕者君子成人之美也其官之顯

以稱揚也。於世而萬人所共知者，此與衆樂稱人之善者也。亦所以尊其德而內之也。微子箕子，以爵通者也。比干，以名通者也。管仲，有謚而字通者也。伯夷、叔齊，子產、左丘明，以字通者也。柳下惠、老彭，以號謚通者也。虞仲、夷逸、朱張、少連，或以字通者也。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駒，皆以字通者也。此在古人者，儀封人，以微官接輿，以狂長沮、桀溺，以名其德。可想此所以從其志成，其人而尊其德也。此亦用禮貴和也。其三，則凡稱呼於仲尼者，六道也。其一，則去姓而獨稱子者，內之辭也。其私尊無與二者也。以爲知德而尊之，內之辭也。故對於衆弟子，必以子稱之。是即知德而私淑尊之，無與二者也。於上論中，對於魯卿大夫，皆去姓稱子，內而親之也。以進之於知德之列也。葉公問政，是知尊孔子，故進之於知德之列而對之，以子也。其二，則尊敬其適之辭也。凡君臣相對者，皆具姓而稱之。哀公問孔子，齊景公問孔子之類也。君前臣不得以德稱。仲者也。於下論

中，對於魯卿大夫，皆具姓而稱之。尊內之卿大夫，而不以德稱也。上論親之，下論尊之。君子於內之卿大夫，盡其尊親也。是禮也。遽伯玉之使，稱孔子對之者，尊其主而容之也。同是對君也。孔子以姓與子稱之，有若宰我以姓與字稱之，以別師與朋友，是記者之禮也。其三，則外之辭也。凡對外人，亦皆具姓而稱之。以明不同道也。上論中，在季氏八佾稱孔子者，貶季氏而外之也。陽貨孺悲對之，稱孔子者，罪二子而外之也。陳司敗葉公微生畝，以外人對之者，以不知孔子者也。其四，則異之於他人而尊之者，通姓與子稱之，則以姓與子稱之者，是獨立而不倚之辭也。於季氏篇，通以孔子稱之者，以此篇之語，此創於孔子，獨立而不倚，明此乃孔子也。微子篇，並於微子箕子比干而異之，亦明此乃孔子也。又並於接輿長沮桀溺荷蓀丈人而異之，亦明此乃孔子也。子也。堯曰篇，子張問政，竝於堯舜禹湯文武而異之，以比仲尼之德於此衆聖人也。子張問仁之事，

以明孔子獨當此德也。自此而上，皆異於他人而尊之者也。其五，則以德相親尊之辭也。以德相親尊者，以夫子稱之。子游為武城宰，夫子莞爾笑之。於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也。其他儀封人之以夫子為木鐸，子貢之問伯夷叔齊，而夫子不為也。大宰夫子聖者，顏淵之問夫子循循然，曾子之夫子一以貫之，子禽之夫子聞政，是皆以德相親尊之辭也。其六，則以衆人相尊之辭也。衆人相呼者，以姓與字稱之。其去姓稱字，內辭也。外人而用內辭，有尊之意也。其內人而施內辭於外人者，亦以衆人相尊也。禮之殺也，賢之等也。衛公孫朝曰：仲尼焉學，叔孫武叔毀仲尼是也。其在內人者，子貢仲尼不可毀也。又曰：仲尼日月也，其在內人者，子貢仲尼道皆禮之隆殺也。其四，則稱衆弟子者，不與前二例同也。此例有三義：一者用內辭，朋友相親之道也；二者用褒貶，朋友相切之道也；三者因俗之道。尊稱之，以明君子與俗之異也。亦教誨之道也。此去姓稱字為本例，何則？仲尼稱子者，內辭也。故第

子去姓稱字，亦為內辭。則是本例也。子貢子張，子夏子游，仲弓伯牛，子路子賤，子羔是也。具通姓字而稱之者，非與本例異，但因其時之稱呼便也。故通姓字，雖非內辭，而猶若內辭也。顏淵閔子騫，曾皙冉有，公西華，司馬牛，樊遲宰我，公冶長，漆彫開，原思，南容，琴張，是也。此朋友相親之道也。宰予之晝寢，冉求之自畫，皆以忠告之也。冉求之聚斂，仲尼絕之，又外之也。所以忠告之也。冉求之聚斂，仲尼以為非我徒，故不更貶之也。此三者，貶絕而外之例也。宰我之短喪，樊遲之學稼，子路之野，是其德量之所在也。故不貶絕而外之。夫君子自強不息之道，是當勉之者也。當勉而外之，夫君子自強不息，非不能者也。此貶而外之者也。德量之所在，非所貶之也。此而貶之，則是貶天下之人也。故君子不為之。是朋友相切之道也。有子曾子二人，故君子不姓配子稱之。閔子冉子，亦皆一稱之。夫以姓配子者，以姓與德通於天下者也。獨立而不倚之言也。閔子冉子之請粟，以姓配子者，譏諷之言也。閔子在側、

以其德貌稱之也。皆獨立而不倚之言也。有子曾子之德貌稱之也。終始以姓配子者。時俗之言也。有子曾子以姓與德通於天下者也。有子以其貌似聖人。而時俗尊之。孟子所傳。雖近兒戲。而足以徵時俗之所尊也。已足時俗之所尊。故有孟子所傳之訛也。曾子以其方正尊容。而時俗尊之。載記所傳。盡飾之道。亦足以徵時俗之所尊也。孟子數稱曾子。亦見化於時俗之所傳也。故有子曾子二人終始以姓配子者。因用時俗之所德而稱也。因用時俗之所德而稱者。微意有二焉。其一則使後世學者知容貌之觀。盡飾之道。亦不可廢也。何則。以有子曾子之德。不過子張子游數子。而時俗之所尊。不在彼而在此也。其二則使後世學者知君子之所尊。有在焉。而不眩時俗之所尊也。時俗之所尊。君子不必尊之。而時俗之所不尊。君子有尊者在焉。則君子之所尊可見也。何則。顏淵子貢於諸子中。獨拔其萃者也。閔子騫與焉。有子曾子與子張子羔子路子游子夏等倫也。而子張秀焉。然時俗之尊。曾子之德。不過子張子游數子。而時俗之所尊。不在彼而在此也。其二則使後世學者知君子之所尊。有在焉。而不眩時俗之所尊也。時俗之所尊。君子不必尊之。而時俗之所不尊。君子有尊者在焉。則君子之所尊可見也。何則。顏淵子貢於諸子中。獨拔其萃者也。閔子騫與焉。有子曾子與子張子羔子路子游子夏等倫也。而子張秀焉。然時俗之

所尊不在顏閔子貢及子張之輩。而獨在有子曾子也。仲尼所稱。獨在顏閔子貢。而子張及之。仲尼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賢。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僻。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也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此論柴參師由而冠回賜者。以明仲尼也。不以子曰冠柴參師由而冠回賜者。以明仲尼之論。回賜不與柴參師由而柴參師由雖有出入。大是等倫也。又於閔子騫則曰。言必有中。於子貢則曰。億則屢中。是閔子騫出子貢之右之言也。又子張之問。仁與政。仲尼獨答以行於天下。此即子張亦出於數子者也。由是觀之。君子之所尊。時俗不必知。而時俗之所尊。君子不必眩之。此君子之所尊。必有在焉者也。故曰。因時俗之所尊。稱之以明君子與俗之異也。亦有教誨之道。是也。自此而上。皆朋友之道也。其五。則胥附之人。以姓與字稱之。所以外而別之也。林放陳亢棘子成孺悲陳子禽之屬。是也。凡胥附之人。進之以字。退之以姓。子禽問夫子聞政。是尊德者也。故進之以字。處之於

知德之列也。以比內之眾弟子也。至以仲尼比子貢。則不知德者也。故退之。以姓。所以退而外之也。孺悲既是以姓。稱之。是胥附之常例也。退而外之。其義無所見。故稱孔子對之。所以退而外之也。其於葉公。亦有胥附之道。凡胥附之人。有尊德之意。故比之於他人。已親也。比之於朋友。已疏也。亦有尊德之意。是以進退之。則所以成其人也。忠信之至也。

三野元密謹識

總論終

論語象義卷之一

日本 東讚 三野元密伯慎 著

學而第一

論語之名其篇猶詩之名其詩俱不設名義。直取字於首章而已。若此篇以學勸人。則當名勸學。而今不然者。若以勸學名之。則是一局之者也。以一局之。則於聖人之言。有不盡者矣。凡聖人之言。其義深遠。舉一隅。則必具三隅。故其學之也。譬之撞鐘。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莫不各應。賢者不賢者。所以見之量。生其義矣。故每篇皆不設名義。是所以使夫賢者不賢者各見其所見。以取其義。以脩其學也。又所以避己。推諸聖人也。故此篇但名學而貴無義者。所以尊信孔子語之極也。以下諸篇皆倣此。古者學而後入于官。學以為

亦勸學之義也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有子魯人也名若字子有凡以姓配子者以姓與德通天下者也此書唯有子曾子二人始終以姓配子此時俗之所德而稱也戴記所傳盡飾之道及孟子所傳有若其貌似聖人亦足以徵時俗之所尊矣而記者從而稱之者所以使學者知容貌之觀盡飾之道亦不可廢也此章舉學而思之以明比前章則學之難者也犯陵犯也上謂諸在己上者也鮮少也矣決辭也亂謂犯位恣之也夫若時天下之廣人民之多無有犯上作亂者孝弟以

成風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焉有子以為將為仁於天下在為周南召南矣於是舉孝弟者數人列觀其為人則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然則均敷仁之風無若使天下之民為孝弟之人是有子始起思也君子既脩一德在位者也本指孝弟出於一德者也務專力也道者已由之而行使人又由之而行者也謂五典五禮五服五刑之用也又謂五典喪祭民事事業也其與皆疑辭也謙而言之也言有子又思之其使天下之民為孝弟之人雖堯舜為之其猶病諸雖然君子既脩一德在位者將為仁於天下則專力孝弟之教於宗廟學宮之間宗廟之禮所以教孝也養老之禮所以教弟也此謂務本也本既立命之於卿大夫士則五典五禮五服五刑之道油然而生焉令之於萬民則五教喪祭民事事業之道油然生焉然君子之臨于天下也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視聽言動非禮樂則不行而鼓舞之久東西革面不知不識興孝弟之風無有犯上作亂者

亦猶周南召南之世也。然則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雖云爾，聖人之作事，不可以已推之，故有子之設疑辭謙其言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明學士非以剛毅木訥處其身，則其業終不成也。巧言，謂巧其言，無情實也。令色，謂令美顏色，無本質也。為巧言者，必以令色行之，故曰：巧言令色也。鮮，少矣。決辭曰：鮮矣者，絕無之也。而曰：鮮者，君子避所不見，緩其言也。鮮矣者，猶云：鮮矣乎？仁也。言為巧言令色者，外貌如實，內心為虛而已。仁者之行，不然而文質彬彬，內外相合而行，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也。剛毅木訥之人，內外充實，雖非仁者，近乎仁者之行，故學士絕去巧言令色。處於剛毅木訥，則當期於成其德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魯武城人也，名參，字子輿，以姓與德通天下，其義詳于有子章。今不贅于此。此章明學而脩行也。吾者，己一人之辭，謂非施教於人，唯勤於己也。三猶云：屢也。省，警省也。吾日三省吾身，先為下文舉綱也。謀者，議人事也。忠者，厚也。周也。中心為忠也。我，設中於心，取之於心中，其發而行之也。無所不周，徧其成也。皆歸於厚，謂之忠也。凡接人之道，恒以中為規矩，應事以施其忠焉。人之謀于我，其人若類，吾父兄，則顧我厚于吾父兄如何？取中於心中，以謀其事，其行之也。無所不周，徧而其成也。厚矣。然人情急忠于人，故屢警之。脩其行如此，故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故交者，相往來之謂也。信者，驗也。言與行相副也。古與今相副也。君子之道，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相往來而交會，故交會之際，言行相副，有驗於功實，則得言行之信也。古今相副，有驗于功實，則得古今

之信也。於是得以其已。又得以其人。而人情
 懈於信。故屢警之。脩其行。如此。故曰。與朋友交而
 不信乎。習習復也。傳傳之於人也。學問之道。學而
 習復之。則釋然。徹於己。既徹於己。傳之於人。則人
 亦釋然。憚之。此脩己而成人之道也。若夫學而不
 習復。則茫乎無得於己。又以傳之於人。則人亦茫
 乎無憚之。此損己而損人也。故不為之矣。且拂其
 道。以傳之於人。則害將從之。故學士之情。恒失于
 速成。故屢警之。脩其行。如此。故曰。傳不習乎。曾子
 恒忠以成人。信以成朋友。習復以成小子。皆脩己
 成人之道也。此乃學仁之行也。又忠以謀政事。信
 以發號令。為政之道也。而習復以施教。則民亦釋
 然。憚之。敷教之道也。此宜行於家。又
 宜行於朝廷者也。所以為德言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此明始匡邦政。在專主節用也。古者天子稱萬乘。諸侯稱千乘。大夫稱百乘。皆語其富也。此古言也。

非必以數求之也。道者治也。謂除其蔽而通條理也。道千乘之國。言建國以來。風俗與時移。政事與人改。則凡百制度。鬱塞不通。上下奢靡。國家荏苒。耗衰。則君子之匡之。譬之猶先壅邪徑。浚川谷。導水於山上。條理皆通。莫萬物不潤焉。此謂道千乘之國也。事謂政事也。政事皆天事也。故以敬行之也。虞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此政事為天事也。欽崇以奉之。方正以行之。則曰敬也。信有三焉。一則信於成事也。二則信於號令也。三則信於己也。此三者。以信己為本。故未能信己。則不能成事。天之信。又不能成號令之信也。敬事而信。言政事皆成事。信於己。則莫不上下翕然。奏其成功焉。此謂敬事而信也。用謂國用也。又謂士大夫之資用也。節謂度宜為之限也。以德言言之。則當云愛人而節用也。今不然者。此章專主節用言之。故揭節用

微言其義也。夫子所以希言利也。人指士以上也。於慨曰愛也。愛人仁之行也。節用而愛人。言今量國用度宜為之限。則士有不免于刑戮者。而上哀矜之。而宥其事。庶幾來日改其過。此以仁愛人者。一也。又更度士大夫之資用。為之限。均家之有無。則士大夫皆知其分。致其富庶。幾為上所用。供其天職。此以仁愛人者。二也。此謂節用而愛人也。民者國之本也。時者天時也。成民事者也。使民以時。言凡治國之本。先在使民務農。農之成。在使民敬天時。故上恒以敬天時。令於民。則民信上之所令。莫不四方俄然。競于農桑。而上將有事於溝洫也。又將有事於宮室也。見營室方中。起其土功。則民莫不思令之有信。敬天時。竭其力焉。此謂使民以時也。

右五章為一段。第一章明為學之易者也。第二章明為學之難者也。第二章合明使學者仍其所好為其學。則各竭其才。亦無餘蘊也。第三章明士之處己。非去巧言令色。處剛毅木訥。則其學

與行終不成也。第四章明學問之道。非徒為學耳。非脩其行。則其學終無益也。第五章明既為學。又脩行。則其德終成。其德終成。則當以知國政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明脩行以成其學也。謹謹嚴也。又謹密也。以執事言之也。信信驗也。以言言之也。汎無彼此之辭。眾謂眾人也。仁謂賢而有仁行者也。餘力謂閒暇也。文指詩書禮樂也。此文設轉換之辭成章也。猶云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而中間置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二句。備言行及接人之道也。言凡弟子之行。入則以孝事父母。出則以弟事長。者。入則以孝弟之道。而巳。而已。從執事也。事也。入也。竭力於孝弟之道而已。而已。從執事也。事也。

無小大謹嚴謹密無所略耳矣已遜而出言也必
有信而由之耳矣而況接衆人也無好無惡蕩然
愛之而其所好而親者賢而有仁行者而已弟子
竭力於是行有餘力則學詩書禮樂以致先王之
道物事爲以期於成德是聖人之教小子肅肅離離以有造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姓卜名商衛人也凡仲尼去姓稱子者爲內
辭故門人去姓稱字亦爲內辭是爲本例也子貢
子張子夏子游仲弓伯牛子路子賤子羔是也其
通姓字而稱之者非與本例異但因其時之稱呼
便也故通姓字雖非內辭而猶若內辭也顏淵閔
子騫曾皙冉有公西華司馬牛樊遲宰我公冶長
漆彫開原思南容琴張是也此朋友相親之道也
後皆倣此此章明先學脩其行也上賢賢之也下

賢謂賢者也色猶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之色也
易謂更易也言學士欲學而脩德先賢賢者以好
色之私情易好賢之公情則賢者恕其誠莫知而
不誨之者矣此主學言之也事仕也夫禮教重而
事輕君父取重臣子取輕是禮也故凡事君父則
皆曰事也竭盡也猶神大用則竭之竭也勉而纔
堪則曰能也言先賢賢者學道內以父爲尊已下
執其事能竭其力無所餘矣外以君爲尊已下執
事能致身於其職無所私矣此謂能行大倫也交
謂相往來輔仁也信有信於行也又有信於言也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猶云與朋友交而有信與朋
友言而有信也言朋友之道相往來而脩行有信
於其行相切磋而學道有信於其言此謂學而進
德也曰者有人曰未學也吾者不顧他之辭必者
懸斷之辭言學士既賢賢學之能事父能事君又
能盡朋友之道而猶不爲足於心曰未學雖曰未
學是自爲恭也吾必謂之學矣
是子夏設此人自問自答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此舉行事於朝廷與勤學於家之二途。明使以位重輕移二者。時時誦持而脩之之道也。君子在位之稱也。重尊重也。謂莊以臨之也。威威嚴也。敬之所起也。言君子立宗廟朝廷之際。不莊以臨之。則其容不威嚴。其容不威嚴。則無人所起敬矣。故宗廟朝廷之際。其所行皆天命天事也。君子不可不持。尊重有威嚴也。此君子持尊重一道也。固偏固也。堅執己不移也。主謂的主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夫子以忠信為的主教者如此也。下文四句用則字二為轉換之法。以生其義也。夫學士學則不固。納人之嘉言。益我之學。此素為然矣。若我已所得與人之所言。優劣不分。則列其二言的主。此忠信以正其優劣。於是全其忠信者。我就而取之。以進其德。此其輕

移者。一道也。無者。一有一無之義也。凡學士與朋友同志相謀而共行之。其見不如己者。則無友之可也。損己之道也。若與朋友相謀共行之。其行與事優劣不分。則的主忠信。以正其優劣。於是全其忠信者。我就而共之。以進其德。此其輕移者。二道也。勿者。教戒之辭也。憚謂忌難也。夫我之行與事。若見有過。則必勿下以忌難引之。當疾改之也。若嘗所行之行事。與今所制之行事。善惡不分。則的主忠信。以正其善惡。於是全其忠信者。我取而行之。以脩其行。此其輕移者。三道也。此其輕移者。三道。所以脩於家。行於朝者。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此明君子臨喪祭皆處厚行之也。此文當云慎喪慎祭。而今云慎終追遠者。訓辭也。慎者。慎重也。慎密也。以行事言之也。追者。慕往時而起之也。如見之於此也。此文當云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今

不用則字者以德言避其害也若上不慎喪祭則民德亦歸薄之故也示其慎喪祭者上下之常道也言君子之為政故事當以厚行之而喪祭二道猶當以厚行之者也故上若有喪則喪人之終也今親忽然死此悲哀之所起也於是每事以悲哀慎重之每事以悲哀慎密之以行喪禮此厚之至也又上有事於宗廟則慕往時而起之祭神如在以致其誠敬則此神之所格也厚之至也於是上使四方之民觀之由之則四方之民觀感上之所行莫不其德歸厚矣此君子在上厚行喪祭之道小人在下厚行喪祭之道猶有自然如此者此所以用德言也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亦言也此義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

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此明君子以德禮接於人也子禽姓陳陳人也相傳為陳亢者非也陳亢別人也皆胥附之人也凡胥附之人以姓與字稱之所以外而別之也林放陳亢棘子成孺悲葉公陳子禽之屬是也胥附之人進之以字退之以姓子禽問夫子聞政是尊德者也故進之以字處之於知德之列以比內之眾弟子也至以仲尼比子貢則不知德者也故退之以姓所以退而外之也待胥附之道也子貢名賜為脩德問之也尊親其德則稱之夫子於心而已非云是邦彼邦也抑者反語之辭也溫主顏色包容貌也其材不邪回身處豈第則謂之良也我欲尚人謙莊其容欲得人之善虛其心則謂之恭也凡禮物不極其盛備其制則謂之儉也讓有三焉禮教人之所重使人先行之我從而行之事人之所輕我先執而為之其讓一也若我有嘉謀則先啓

其端使人成其嘉謀此讓之大也其讓二也又有禮讓之讓用於常行其讓三也温良德容也恭儉讓禮貌也夫子以德容禮貌為聞政之基也其者懸期之辭諸者緩辭其諸緩懸期之決者容所未見也與者謙而疑之辭也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猶云夫子温良恭儉讓以温良恭儉讓得之也言夫子之接人也以温良為德容以恭儉讓為禮貌見人之有德則己下而尊之見人之有禮則己就而親之己尊親人之德禮則人亦尊親己之德禮於是人無有他腸各以其政聞諸夫子此謂夫子温良恭儉讓以温良恭儉讓得聞其政也

右五章為一段第一章明先行學從之也第二章明先學行從之也合二章示其學與行互相成其德也第四章明其德既成則宗廟朝廷之際皆以厚處於事也第五章明以厚處於事皆以德禮為其基也合二章示君子在位為政也而中間置第三章明其學與行及為其政皆以

忠信為中的主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明孔子述天子諸侯所行之道使士大夫亦行其道也古者天子諸侯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唯天子諸侯有此道而士大夫無有也此道故孔子述之使士大夫由此道也觀比觀也此觀眾事知其所歸之要在也凡子之事父父在則比觀父之顏色知志之所在不待其命以義和禮發事而行之使父為好義好禮之人此使父德益崇也父沒則不能比觀其顏色而知其志故比觀父之恒所行知其所歸之要在也義和禮制事行之此雖父沒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使父德益崇也亦可謂孝矣此諒陰三年之道所以見行於士大夫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之用有二焉一則猶國用財用之用也謂於行禮為用者也尊禮之言也一則謂用先王之禮於今日為我用之道也此微言有子之意也和猶和羹之和也加一味調眾味也謂合事以教合事教以禮以制其事也先王之道謂先王嘗合事以教合事教以禮以制其事已由之而行又使天下人由之行之也斯猶云斯以指和之道也美美觀也謂禮以文之也斯猶云小事大事也度宜等其長短則曰節也此章以省文成其義猶云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小大由之有所不行有所不行知和而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言凡禮之用有二焉其於行禮為其用者雖多有之特以和之道為貴也又君子在位以其德用先王之禮活用之於今日者以和之道為貴

也何則先王創業之時合事以教合事教以禮以此和為美觀小大由之行之後王繼先王之業亦皆小大由之行之然歷年之久世變風移則有所不行有所不行則觀時勢與人情和合於事與教以禮損益行之則亦可行也然徒專勝時勢人情不勝禮者擇而去之時勢之勝禮者抑而屈之專主禮節之則亦可以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有物立於內一定不渝彼此相副則謂之信也所謂以臍下立者也義者宜也裁私情引之於道則謂之義也近近似也復踐言也收其放心下於人莊嚴其容則謂之恭也己自慙則曰恥也自人羞我則曰辱也此章明取人之道及勸人之道也以

取人言之則猶云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可宗也恭
 近於禮遠恥辱也可宗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是以亦字生此義也言有人于此以信有立而其
 所言雖不中義之正近似於義則其言可踐而行
 也是我尊之可宗也又有入于此以恭處己其所
 行雖不中禮之正近似於禮則我不為自可恥之
 行人亦無加辱之事是我尊之可宗也又有入于
 此篤於其親又不失故舊之可親則雖不及信義
 恭禮之人是我尊之亦可宗也此三者取人之道
 也以勸人言之則夫信以義立則內所以執德也
 恭以禮成則外所以接人也信義塞於內恭禮充
 於外則其言可復又可遠恥辱焉而猶尚進而
 止內篤於其親外不失親於其因則厚之
 至也可謂內外彬彬者是勸人之道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
 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此明在位君子學而脩事也凡食求飽居求安此
 人之私情也故私情之所起掃之入於好學故飽
 安二句重而言之深戒之也猶云賢賢易色謂每
 私情之起以好學易之也二句照下敏字及好學
 一句示篤於求道也敏者疾也速也文審曰敏也
 君子若得事於心則不以苟偷舍之速和禮教文
 之審得其次叙則謂之敏也所謂敏則有功是也
 慎慎重也又慎密也有道謂凡士雖有為者未至
 德行之位者也不求備於人故以有道言之也此
 文猶云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
 言就有道而正焉又敏於事而慎於言發號出令
 行之於國家可謂好學也已也言在位君子食求
 飽則其漸遂甘酒嗜音居求安則其極遂峻宇彫
 牆此乃世祿家之常情也故在位君子食無求飽
 居無求安每私情之起掃之入於脩事猶云賢賢
 易色慮事恒如此則其事乃格其事乃格則不以
 苟偷舍之速以禮教文之審得其次叙則蓄之於
 心慎密其言下己之尊禮有道之士就而正其事

都人士咸貴德尚齒則成功之善者也故問之於
 夫子正其得失也故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
 也於是夫子斷子貢所撰曰可也也有二義焉
 一則子貢所問姑許之而有所未盡也二則士大
 夫之風至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則所移於萬民之
 風雖惡則不為未能有勸善之事此有未為足故
 姑許之曰可也於是夫子以為庶士之未得祿位
 貧且賤者無意於求祿位唯德之為貴唯道之為
 重以問暇無事復為難得求道脩德進而不止以
 為其樂又士大夫之既有祿位者以其富用財於
 禮以其貴制禮之節逸樂燕游如忘之視聽言動
 唯禮之好則此上下好德禮之風彬彬無間然者
 也既已都人士之風如此則所被於萬民之化亦
 貴德重禮富貴貧賤如忘之故曰去舊塗進於道
 勸於善四方靡然成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風矣
 此比之於子貢之撰則為可踰而升故子貢忽悟
 此風俗之所起自設學宮之教使士大夫切磋
 以講學琢磨以脩身以來故引詩曰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其斯之謂與也夫觀往而知來觀詩之道
 也子貢學已知觀詩之道故承夫子之言而有此
 問故夫子許子貢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
 往而知來者夫觀詩之道君子之所以生先見之
 明也比觀此數章知其所歸之要以知其所來之
 本故君子觀左而知右觀右而知左觀風而知政
 所以有先見之明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此明學士辨損益二途而警其己也患患難也謂
 猶惡身之有疾病也知徹知也言以人之不知
 為患則有二損焉故不為也一則我已脩德人知
 我德而用之則我當有為而人不知我如此則無
 用於學於是自棄而不進其德其損一也二則我
 已脩德人知我德而用之則我當有為而人不知
 我而用之則是我智之見縛於古道也今則不然
 於是變其操誦諛阿從無所不為矣其損二也又

以不知人而為患，則有三益焉。一則曰：知人，甚難矣。我有德而能知人之德，我無德而能知人之德，於是我患己不知人，益脩其德，其益一也。二則患己不知人，益脩其德，則終為見知於人，當見用於世矣。不能用人，可輔其政矣，其益三也。此之謂有二損三益也。

右六章為一段，前三章分為一列，第一章明士大夫之行，皆以孝為極也。第二章明凡孝之行，以禮和事，美觀以行之也。第三章明事父之道，不願難，或取信義，或取恭禮，或取因親，取適父志者，從而行之也。後三章分為一列，第四章明在位君子，好學進德，以孝制事，發之於朝廷也。第五章明在位君子，正事於有道，猶子貢之正事於夫子，又其政教之極，在設學宮之教，起禮樂之風也。第六章明士之學於學宮，知三益二損，以進其德也。

以上三段，合為一篇，始一段，備為學之始終，以為大綱也。次一段，舉少者之學與行，以為其目也。次一段，舉長者之學與行，以為其目也。而其末章，皆舉為政之道，以明學之所向，唯在為政也。

為政第二

周官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此古之制也。此篇論為政之道，次之於學而篇者，從古之制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皆謂此道也。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此明治民之政也。政者，正也。制令曰政也。制令謂制法禁令也。為者，謂先以教博施於民，使民喻其

教而後以其教和合之於制法禁令以其制法禁
 令布之於萬民也能左右之曰以也德者得也他
 足曰德也德者君子之所以自感而後感人也
 此德既得於己則生物之本也施於人則又使人
 生物之本也故與之於人則於己不費於人則為
 受大惠者也故其詁曰他足也為政以德主教言
 之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包民職言之也
 何則古者以星辰導民職故分星辰而用之所以
 示其義也北辰譬執政之人也取執政之帥民職
 必以星辰教其時也眾星恒動東西則取萬民亦
 恒動不定也此用微言避術言也何則治民之政
 以洗心臨之以德帥之故也言治民之政初先因
 其制度通其條理以其教敷萬民之上萬民之聽
 與不聽如無其心以洗心臨之庶幾萬民以此自
 得再亦以之三亦以之則萬民終饜足此教矣而
 其諭民職以天時和合農事以地候和合農事使
 萬民自得饜足亦猶始而止矣於是更以制法禁
 令和合其已所敷之教與民職以分施之於民上

使其萬民自得饜足亦猶如其始矣此謂為政以
 德也然而萬民之無恒不能不猶眾星之轉動東
 西不定於是執政大夫見其如此為之不轉動處
 己如磐石橫地軸敷其教施其政毅然不動則其
 萬民之移動東西不定者終各居其所處感服其
 政教顯若化之譬猶北辰之居其所眾星旋繞而
 歸向之也此謂
 敷德之驗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志明君子待民之道包明鼓舞之道也詩者詞
 也志之曰詩也謂上志所之則民志所之也蔽猶
 覆也覆不出於外也思無邪見于魯頌駟詩言凡
 詩者民志所之也故三百之詩萬民三百人之志
 而其中似有邪有隱者猶不可防止然而萬民之
 志非有邪有隱不可防止者三百之詩中以一言
 覆之無出於此外唯駟詩曰思無邪耳然則萬民
 有邪有隱者自上為政之有邪有隱來者非萬

民有邪有慝，可得而知也。此陽論詩之義，陰明待
 民之道也。又言萬民三百人之私情，猶三百詩之
 私情，其御三百之私情也。非一一應之，可御者，其
 私情在左，則御之之道在右；其私情在右，則御
 之之道在左。鼓之舞之，終引其私情歸之於道
 焉。而其臨之也，以一言蔽之，曰：我立此謀猷也，非有
 邪有慝，立此謀猷也。一欲生民也，二亦欲生民也。
 於是四方之民，翕然懷好生之德矣。此謂以洗心
 臨民也。說卦傳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
 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謂此道也。
 此包明鼓舞之道也。
 亦以微言言之者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恥且格。

此表舉治民之政，裏明治士大夫之政也。此用微
 言者也。道治也，通利其條理也。其義有二焉：一則

分部廢官政事，上下內外通其條條，使人民知之
 由之也。一則分部廢官政事，和之以制法禁令，上
 先由之而行之，使民人亦由之而行之也。齊者，等
 也。截而等之也。刑者，謂五刑五罰也。民免而無恥，
 有二義焉：一則民人能守法，則雖有免於刑戮，終
 無有廉恥之心也。一則民人陽則能守法，免於刑
 戮，陰則背法為惡之心，未嘗止也。此微言也。道之
 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言今將立政道，其民
 人先分部廢官政事，上下內外數其條條，使民人
 知之由之，而因已分部廢官政事者，又和之以制
 法禁令，分敷之於民人之上，先由之而行之，使
 民人又由之而行之，如此者，有年矣，而博觀民人
 之上，則有由之而行之者，又有不由之而行之者。
 於是上欲齊一之，以其不由之而行之者，為敗法
 制犯禁令者，威之以五刑，懲之以五罰，此謂齊之
 以刑也。既為之如此，則民人畏其五刑，懼其五罰，
 而不犯其制法禁令，守之免於刑戮，然而民人以
 為上之敷政用刑也，徒從其所好耳，非敢愛我而

然於是終無有廉恥之心上下否隔而止矣此謂
 民免而無恥也此其正義也又民人以為上之敷
 政用刑也非敢愛我而然徒從其所好而然耳於
 是民人亦從己之所好陽則能守法而免於刑戮
 陰則肯法為惡之心未嘗止也此以微言言之也
 君子之所知也德者使民人自得之又饜足之教
 而行之者也禮者民人以其自得且饜足之德
 出其容貌而行之者也其出之於容貌而行之也
 有尊卑貴賤上下大小內外而其行分焉者也其
 用心也以人為可居其位之人己乃以心與貌下
 於人立人而待之者也格者至也感而至于道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言今將以德禮導
 其百官教其萬民先分部庶官政事定其制法禁
 令於是庶官政事與制法禁令分與之於百官
 以行之於其政事上又以其所由之道明教之於
 百官令曰惟此庶官政事各和此制法禁令而行
 之其所由之道仁也義也仁以生之成之義以裁
 其私情引之於公情此令百官之道也既令百官

如此然後敷教於萬民焉一則教五典之道也一
 則諭民職之道也先教此二道而使萬民自得之
 饜足之上使萬民益知五典民職之不可不勸以
 行焉此謂道之以德也為之如此則萬民皆以為
 上之所為則皆成我民也忠信何如此厚也萬民
 既如此雖然猶尚有未由之而行之者於是上欲
 齊一之以其善民之由之者禮而待之以其惡民
 之不由之者不敢顯揚其惡而咎之曰彼亦我民
 也我民而何有逆此教者哉彼不由此教者實非
 有邪有惡我未為以容貌教之故也於是上再以
 五典民職教之以制法禁令示之而以尊卑貴賤
 上下大小內外之禮以容貌導之則彼不由此教
 者感上之不咎其己又感其忠信之厚皆翕然歸
 於其教四方終至於齊一然而猶尚有敗教犯禮之惡民於
 是上以爲我固不好刑殺不欲威罰敷教再三且
 以禮教之而彼敗之犯之是取罪於天也我雖不

好刑殺不欲威罰如天之刑之罰之何於是上加
 之刑罰則惡民以為我自取罪於天也四方聞之
 者感於上之用刑罰皆出於好生之德各生廉恥
 之心感感焉感而至于道焉此謂有恥且格也此
 文不顯曰用刑罰者凡用刑罰治民君子所忌憚
 也故不顯曰刑罰此畏天命故也又顯揚刑罰而
 治民則民不畏反生邪慝者也故用微言不明言
 之也凡士大夫不知政刑之道又不知德禮之道
 又苟免無有廉恥之心則君子貶之為民德古之
 道也故此章陽舉治民之政陰用微言明治士大
 夫之政此乃所以貴
 士大夫為忌避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明先王建學制使天下之士由此學制為之行
 之則孔子亦同於眾士由此學制為之行之也故

依傍先王之禮制言之者其餘有五焉一則謂設
 學制而育才也二則謂用士有次第也三則謂使
 為政教之人上也四則謂為政教有次第也五則謂
 優尊老者之道也且此文用而字六此眾士從制
 之辭也于字亦從制之辭也古之制士大夫之子
 自八歲入于瞽宗誦詩讀書學舞習絃歌此欲及
 骨骼未堅固使其心樂以為其德行之地也及十
 五歲其骨骼漸堅固其志氣亦已定於是始志於
 先王之道一向之不敢二其志入于鄉序又入于
 瞽宗又入于大學大脩詩書禮樂之教又學周易
 春秋眾士皆從禮制入于學官如此孔子亦從其
 制志于學此君子在其世不犯其制古之道也故
 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也立者謂不倚於古不倚
 於今吾一古今中立而不倚也眾士已志於先王
 之道入于鄉序入于瞽宗入于大學大脩詩書禮
 樂之教又脩周易春秋獲之於古徵之於今活然
 可以行之矣故其德之成也不倚於古不倚於今
 脩化古今中立而不倚出可以就于官政眾士皆

由禮制脩學如此孔子亦同於衆士從其制也故
 曰三十而立也以上二句謂設學制而育才也此
 其一條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迷其條理則謂之
 惑也衆士已其德之成也不倚於古不倚於今脩
 化古今中立而不倚出以就于官政則各以其德
 制述其官事以其績歸之於官長雖然就于官政
 之未久也未能無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迷其條理
 故或執行官事或出入于學官十年優游饜飶慮
 自發謀自出令之於屬官無有惑者於是四十而
 為官長衆士皆由學制進官如此孔子亦依傍禮
 制言之也故曰四十而不惑也以上二句謂用士
 有次第也此其條二也士既進為官長雖發慮出
 謀令之於其屬官無有惑者猶尚以其學不為自
 足復以官政之暇往來學宮數年載色載笑戎疾
 不殄烈瑕不瑕好生之德洽于人心則天更命之
 治兆民故五十命為大夫爵亦隨之始錫命服聞
 國政故曰五十而知天命也衆士大夫皆由禮制
 命為大夫如此孔子亦依傍禮制以大氏言之也

孔子以非常大德早已中立不惑且知天命其為
 日也已久故雖未至五十徧歷天下應其聘命此
 已微知天命畏敬天職之故也而今雖及五十無
 有諸侯用孔子致命服者於是孔子以為天生德
 於予而爵命終不至此天無意使予行道於今日
 有意使予傳道於將來也於是微知此天命毅然
 不撓退正詩書禮樂贊易道脩春秋傳道於後代
 故曰五十而知天命者微言於孔子依傍先王禮
 制有其身別知天命也此一句亦謂用士有次第
 也又謂使為政教之人也此其條三也順者逆之
 反也人言逆我耳者今反順我耳也六十而耳順
 一句此非以先王禮制言之者直受上句謂孔子
 自知天命奉行之之驗也又微言為政教之有次
 第也孔子既五十而知天命無復意徧歷天下退
 正詩書禮樂以傳道於後世為任則當時天下之
 刑政如不聞之者然雖然非常大德有所過者化
 焉則人情之不得止聞政教之善否不能無入其
 耳而逆於其心然非天命奉其天命終日

乾乾將以_下此道傳_中之於後世則十年之久人情之
 難制終為_天命所化雖聞政教善否無有_入其耳
 而逆於其心猶風之吹萬物過而無_迹故曰六十
 而耳順也此以孔子言之也此其正義也又以_微
 言明之者起上一句以承於此一句又引_下一句
 以屬此一句以成其義也凡君子之行道於_天
 也以上下貴賤皆有天命徹識之於已而後行_道
 於天下者也故天命之道命之於民人使之行_道
 譬猶水之就下沛然者也然而及行之半途民
 人必以私情防之訛言發焉流言起焉於是君子
 聞之逆於其耳疑天命之難信若一二變其制令
 則四方之政俄然亂焉故君子聞訛言流言之起
 則此乃為道之見行吉兆毅然不動處之猶如_磐
 石之橫地軸愈堅固其志莊以臨之孝慈以愛之
 舉善矜不能則四方之民咸歸心焉此乃天命勝
 之私情之障礙者渙然散也於是始之入於其耳
 逆於其心者今皆得入於其耳而順於其心其數
 大氏不出於十年而君子益信人道之為天命禮

以臨之樂以動之則人民之所行且為不知不識
 至於從心之所欲而不踰矩於是君子之待之也
 以寬恕慰之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賞之
 不咎則四方之民翕然向之而上之維持風俗愈
 益永久也此謂為政教之有次第也此其條四也
 矩者謂常法也先王之禮制七十而致仕不與實
 客之事杖於朝乘於安車從心之所欲唯大德不
 踰閑小德不咎出入從其放縱耳此謂考終命天
 之所_以降福於君子也故曰七十而從_心所欲不
 踰矩也此謂優尊老者之道也此其條五也_以孔
 子言之則依_傍禮制七十
 致仕其行亦如此也
 右四章為一段第一章明_以德與_政治_民之道
 也第三章明_以德禮刑_政治_士大夫之道也中
 間置第二章明_凡治_士大夫萬民皆以_思無_邪
 處_己也第四章明_凡為_政先在_舉賢_舉賢先在_中
 設_學制_造士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此明孝有內外二道之別也孟懿子魯正卿仲孫何忌懿謚也凡謚之制正卿特以謚配子謚以位與行者子以孝德者也唯正卿以孝德者示為民之標準也正卿孟懿子季文子甯武子季康子陳成子孔子季桓子公叔文子之類是也後皆倣此樊遲名須魯人也御者為孔子御車也無違謂內之孝也侍父母左右觀色知志和禮行之也稱孟孫者表辭也言家言之也以忠語之則曰告也朋友相告之道也我者表顯之辭也生與死與祭皆觀其志觀其行以禮和之此謂外之孝也凡書問者將脩之而問也問孝於孔子將行之孔子對曰孟懿子為魯正卿問孝於孔子將行之孔子對曰

無違此言孝子侍父母左右觀色知志和禮行之內之孝也此孔子以為孟懿子今為正卿偶問孝道先答之以內之孝則又當問外之孝於是先答以內之孝然而懿子終不問外之孝少焉孔子退出外門樊遲御車孔子以朋友忠告之道語之於樊遲曰孟孫臨士大夫萬民之家也而問孝於我我對曰孝子侍父母左右無違其志可也於是樊遲以為夫子為吾師而今以朋友之道忠告於我此難解一也又稱孟孫者以家言之外臨士大夫萬民之言也我亦表辭也而其所答內之孝也此其難解二也於是樊遲曰何謂也孔子遂發外之孝曰孟孫之於孝也內之孝既盡前言矣外之孝觀父之顏色而知其志和之以禮行之於士大夫萬民之前則士大夫萬民咸曰孟孫氏之好禮也此父之志也其父好禮我何不敬其人其外孝一也又其父既沒也觀其行知其志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和之以禮造之棺槨衣衾以節制之陳其簋簠而哀感之哭泣擗踊悲以葬之則士大夫萬

民咸曰孟孫氏之好禮也其父好禮我何不敬其人其外孝二也又三年之喪已終中月而禫造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則士大夫萬民咸曰孟孫氏之好禮也是皆父之志也其父好禮我何不敬其人其外孝三也於是樊遲始聞孝之有內外又思朋友忠告之道退告之於懿子使懿子進德亦可期而已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此明事父母之本在己先見信也孟武伯魯大夫仲孫瑛武謚也凡謚之制次卿以謚與字謚以位與行字以年德者也以字配謚春秋傳所謂以字為謚者也孟武伯臧文仲晏平仲臧武仲叔孫武叔之類是也後皆倣此孟武伯問孝將脩之故書問孝也憂憂苦也此文反復讀之始得正義矣其義有二焉言孝子之事父母每事代父母之勞父母之命無以憂苦避之悉竭其力而行之唯於父

母有疾不能己代其疾夙夜鬱於心為憂苦而已此一義也孝子既盡至誠如此於是其父母以為此子恒代我之勞每事竭其力而行之我心休焉一無為憂苦唯恐此子率然有疾不能如之何此我心為憂苦而已此二義也君子不如是則大孝不行舜之號泣于旻天夔夔齊慄馨亦允若是無他以至誠見信于父母故也此章亦謂至誠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犬馬皆有能養不敬何以別乎

此明孝者五典之本主敬而行之也子游名偃姓言魯人也今者古之對以薄言之也賤之則曰者也勉而纔堪則曰能也養養給也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有養給之事焉至者自五品等言之也欽崇以奉之方正以行之則曰敬也主天命言之也何者有指之辭也言子游嘗以為凡一家之內立

五品之等，養給其父母，則此乃孝也。於是既治其家，愈問孝，將脩其道，故書問孝也。夫子答曰：古之行孝也，以厚，今之行孝也，以薄。故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也。若夫以纒堪養給為孝，則自嫡子母弟庶子，臣妾，以至於犬馬，皆有纒堪養給之事。父子之道，天倫也。若不敬天倫，則何以別於臣妾犬馬？有養給之事乎？是故古之行孝也，愛以養其親，敬以尊天倫，厚之至也。此謂古之孝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色難，謂比觀父之顏色之為難也。所謂父在觀其志者，是也。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曾猶乃也。層抑之辭也。言子夏既有事，則服身行之，以安父兄之勞，有酒食，則先薦諸先生，以罄其歡，是似於孝弟。故問以正之，將脩其行，故書問孝也。於是夫子答曰：孝之行，比觀父之顏色，以知其志，是為難也。

比，觀父之顏色，以知其志，和事以禮，己代其勞而行之，又以禮和酒食，薦諸先生，己下而隨之，此使其父與先生為好禮之人也。此謂色難也。今有事則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則先生饌，雖猶孝，未足為孝。曾是以為孝乎？不足稱孝也。此夫子勵子夏進一等等也。

右四章為一段。第一章明孝有內外之別也。第二章明先見信而後見任，為行孝之本也。第三章明孝出於天命，主敬而行之也。第四章明凡行孝，取始於父之顏色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此明大度之人，不小察，包微言，取人之道也。顏回字子淵，魯人也。終日，謂久也。不違，依之不離也。退，顏淵退還也。私，與門人私語也。省察也。起往時省察也。言吾舉吾所欲，與回言之之久，同意與吾所

欲相依而不離如愚者唯唯諾諾而已而回退還之後省察其往時與二三子私語者其言亦足以發其所不言者由是觀之回之如愚者非是愚以下大度之人符合其言而不小察故也此夫子說下顏淵有大度又聞一發十而語之也又微言取人之道以進退察之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此明知人之道也以之左右其己以之左右其人則謂之以也視留心而見之也所由謂道術也或先王之道或善人之道或刑名之道或戎貊之道是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重言之者德言也自戒之也國語曰有秦客廋辭於朝韋昭云廋隱也以隱伏譎詭之言也焉安相通言有人于此施政能左右其事吾將知其入則先留目於其所左右之事視而取之或三事或四事比觀此衆事以知其

所歸之要則此所由之道非先王之道則必善人之道非刑名之道則必戎貊之道也此知其所由也於是又審察其人安己為足之量一定其器之大小則其人雖欲以其器之大小己獨知之無使人知之而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必無有可廋之地矣人既如此則我乃警其所安以愈脩先王之道可以進其德矣此所以用德言也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此明以材取人也温燂也燂尋相通左氏傳哀公十二年吳子使人請尋盟魯使人對曰今吾子必曰尋盟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也賈逵云尋温也猶若温尋故食也是温訓尋自古相傳也故新皆以事言之也師以人師言之又包大帥少師也言凡國家之事皆有昔見行今為故事者温尋其為故事者猶如昔見行使之活然可行此乃斯人之德也而又且以此所作之道用知今日

新所為之事制之亦使之活然可行於今日是斯人之所作有驗於功實也若斯人脩道至此則我可以為我師矣又用諸國家可以為大師當論道之任也

子曰君子不器。

此明君子之德量也器者適人之使用之名也器各有品譬之百官也言君子者長民之德所以用器者也其德不適用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故曰不器也夫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皆言君子不器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此明君子之名與行也子貢既有得於君子之名問而將脩己故書問君子也君子長於善者也言謂其令也從之謂其言從己行之後而發之也言凡長於善者躬行其善而使人從之者也故君

子躬先行其所令而後令之於人猶云從我所之而來故人民俄然從之是有長於善之名而有長於善之實也可謂君子也又曰古者言之不出也恥躬之不逮也亦語君子之言行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此明君子小人行己之別也凡君子小人相對稱之者訓辭也欲使學者擇其善惡而脩己此訓人之道也後皆倣此周周洽也比比黨也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是也言君子以忠信為德故及其與人為事周洽而盡己也又以義為尚故無與入比黨而利己也小人不以忠信為德又不以義為尚其心在營己耳故小人見利則比黨而利己及其與人為事見以為他人之事故無周洽而盡己也此君子小人行己之別也

右六章為一段凡取人之道察公私之言行彼此相副而後取之故置第一章也又將知人以

視觀察三者究極之德則直如見其肺肝然故
置第二章也又有人于此徹知故事新事使之
活然於今日則舉可以為大師故置第三章也
以上三章為一列明取人之道也又在位君子
貴大量而不貴小察故置第四章也君子貴大
量而不貴小察唯正其言行可以為善之長故
置第五章也君子為善之長正其言行其言行
不出義與忠信故置第六章也以上三章為一
列明在位
之君子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此明為學之道學思二者不可廢也罔者猶隔靴
搔癢也謂不徹於己也殆者臨事而阻縮也謂似
得而未得也言為學之道學古之道不思諸今日
則猶隔靴搔癢終無徹於己耳故學古之道思諸
今日則的然視諸掌上矣又思事於今日不學諸
古則臨事而阻縮耳故思事於今日學諸古取徵

由之則臨事而活然矣故為學之
道用學思二道始徹於己而已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此明為學之道各執一端以致其道也攻治也猶
攻金之工之攻也謂用力鍛治也異端謂揚墨申
韓之類其他異端於先王之道者也言先王立詩
書禮樂之教使人學以致治國家之道學其道則
皆有端緒而攻之以格其物若舍之他求則皆謂
之異端也學者若用力於異端而攻之其所得者
斯害也已其他無所得也
此夫子教戒學者之言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此明為學之道有知之之方也仲由字子路又稱
季路下人也諄諄告之則謂之誨也女者尊者呼

子弟之辭也。知者，徹知也。謂徹其事於己，而為己有也。為者，擇之之辭也。言夫子呼子路語之曰：由女當審記之。誨女攻此學事，徹之於己，以為己有之方乎。凡學事，徹於己為己有者，擇而為此徹於己而為己有者，以行之於己，其未徹於己而為己有者，擇而為此未徹於己而為己有者，皆然。則其事物無不徹於己而為己有者焉。是即徹之於己，而為己有之方也。此二者相輔而進，此謂知之之道也。

子張學于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則祿在其中矣。

此明學詩書禮樂之外，別以見聞學而脩己也。子張名師，姓顓孫，陳人也。干，犯也。求也。學猶學稼之

學也。謂學詩書禮樂之外，又別有學之也。多聞，謂古今賢者所言所行也。多見，謂今之賢者所行所為也。疑，未信也。殆，未安也。尤，尤怪也。寡，少也。言子張見世之士有脩其己，自我犯求祿，以將仕者，以為凡士皆無恒產，則犯求祿，亦不可為非義。故今問諸夫子，將學之，故曰：子張學于祿也。於是夫子曰：凡士多聞古今之所行所為，所著於政教號令者，擇取其信於事者，以脩之於己，闕其疑者，暫舍之。慎以其餘信於事者，發於言，則人以其言為信。然寡有尤怪矣。又多見今之所行所為，所著於禮教政者，擇取其信於事者，以脩之於己，闕其殆者，暫舍之。慎以其餘信於事者，發於行，則我行之以後，寡自悔矣。夫自人以我言寡尤怪，自我以吾行寡自悔，則其言行確乎可信者也。可見信於人，見信於人，則祿亦在其中矣。

右四章為一段，凡為學之道，以學思二道致徹之於己，故先置第一章也。既雖以學思二道致

徹之於己，非各仍其端緒，究其條條，則不能故
 次之以第二章也。夫仍其端緒，究其條條，非以
 知之之道，格其事物，則不能。故次之以第三章
 也。夫學詩書，講禮樂，學之常道也。而常道之外，
 又別仍見聞學而脩德，
 故次之以第四章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錯諸直，則民不服。

此明舉人與作事二道也。哀公魯君之謚，名蔣，定
 公之子也。凡直書問，則將問而行之脩之也。書問
 曰：則將但問之貯諸心，以待其用也。今哀公之意，
 問正道之外，作事民速服者，將直脩之行之。然則
 當直書問之例也。雖然，哀公所問，求正道之外，民
 速服者，其意似有詐術。若明君將行詐術，則此著
 君惡也。著君惡者，此非臣道。故書問曰：示哀公之
 意在將但問之貯諸心，以待其用也。是掩君惡成

君美者，即臣之道也。故書哀公問曰也。子之於父，
 亦用此義也。學者思諸，凡君臣相對者，皆臣具其
 姓稱之。今對哀公以孔子君臣之辭也。此君前臣
 不得以德伸故也。後皆倣此。舉直錯枉，舉錯直
 比，喻之言也。以積材言之也。哀公問於政有為之
 事，而孔子舉此以喻之言，以對之，何則？比喻之言，取
 義無方，可以博包。政事故也。取之政事，則直謂直
 道也。枉謂枉曲而非先王之正也。取之於用人，則
 直謂材中用也。枉謂材不中用也。言作事之道，舉
 直事行之，以壓夫枉曲非先王之正者，則非獨使
 枉者為直者所壓，而自直也。萬民亦俄然服之，用
 入之道，舉其材中用者，錯之於其材不中用之上，
 而帥之，則非獨使其材不中用者，各中其用也。萬
 民亦俄然服之也。又作事之道，舉枉事行之，以壓
 夫直道奉先王之正者，則非獨使直道奉先王之
 正者不服也。萬民亦俄然不服之，用人之道，舉其
 材不中用者，錯之於其材中用之上，而帥之，則非
 獨使其材中用者，不服而盡力也。萬民亦俄然不

服之也此孔子所以皆以正道而對之使哀公不貴詐術轉惡而為善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

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此明以禮教帥民之道也季康子魯正卿李孫肥康謚也季康子為政將以敬忠成民俗而問之故直書問也上論孔子對於魯正卿皆去姓稱子內而親之也下論皆具姓稱孔子外而尊之也親之者進知德之列也尊之者不得以德伸也孔子唯於魯正卿以尊親而待之是禮也後皆倣此敬忠民致於上者勸在民身上者故曰以也敬教事也以文物而嚴明謂之莊也齊明盛服非禮不勳謂之莊也言上於郊社宗廟之事以文物而嚴明則民敬上之教也於朝廷政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民敬上之事也上既躬行其孝以慈使下又教其民以孝慈則民忠於其上夫上行其禮樂

服其孝慈以此教民人於是其善其教者則舉其人用之使其人助己教不能善其教者則萬民勸上之教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

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此明君子之求政異乎人之求之也凡不足知君子之道以衆人待之者皆謂之或也夫子之求政也異乎人之求之或人不知之故今有此問也以孔子接之者以外人待之也下稱子曰者雖或人不知孔子之志惜孔子不見用於世故以知德之列親之也奚者何之易辭也子奚不為政猶云子奚不為為政故下文曰奚其為為政也書云孝乎反言問之也言子因或人所問答曰子當讀書書云孝乎子當求之於心矣已而遂曰書云孝也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吾所為如此奚

其為為政也。此夫子因或人所悟而諭之也。亦成久之道也。而又不失內治其家外治其國之要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此明事之大小皆以信成其功也。在眾人中稱人以立己者謂之信也。又包士君子言之也。大車牛車也。輓者輓端上曲鉤橫木以縛輓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軌者軌端上曲鉤衡者也。大車小車喻大事小事也。所謂以臍下立者也。易曰風自火出則謂之信也。言有物而行有恒是也。凡君子之信以物言故以有無言之。不與信不信同。信不信事也。有信無信德也。學者思諸言象人中自稱人以立己一人而云有為於事者苟內無有自立之信則此必無恒者也。今日雖有其可而我不得確然許之以為可也。何則今日之可明日翻然以為不可故也。車

之載物致之於遠者以有輓軌致之於遠也。若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致之於遠哉。人之有為亦如此。大事小事皆以信成功矣。若大事無信小事無信其何以成其功哉。謂人之得成功者唯信足當之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此明創業垂統之事也。殷因夏禮以下四句此實十世可知之事故皆曰可知也。其或繼周者以下三句夫子以己言之也。或者言無有而有之。不語亂之辭也。言古傳智者之言云。十世可知也。子張問以何道十世可知也。夫子對曰。此得於禮。然後知之矣。何以實之。殷之禮大列。因循夏禮。而其所

損益者，微知殷十世之下，而損益之，以建一代之禮也。周之禮大列，因循殷禮，而其所損益者，微知周十世之後，而損益之，以建一代之禮也。是云：十世可知者，可以實也。其或繼周者，雖及百世之久，猶尚微知之於今，可以損益周之禮，以建一代之禮，而維持數百千年之下也。此以己言之也，非信已之深者，不能及此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此明仁與義皆以勇行之也。非其鬼一句，含仁言之。對於下文見義也，人神曰鬼也，勇者一德也。果斷進之，右有變也，言先行於右，左有變也，則應于左。活動在己，無所懼也。言先行於右，左有變也，則應于左。活動廟此乃仁之行也。鬼神之所以降福祿也。然今人不辨仁之行，徒祭非其鬼者，以求神之降福祿也。此諂以利己也。非君子之道矣。又見此義，知仁之見行，裁制之於政教，行之於國家，此亦仁之行也。鬼

神之所以降福祿也，而今人雖見義之所在，不能裁制之於政教，行之於國家，遂巡措而不論。此怯弱而無勇者也。非君子之行矣。故君子之於國家，勇以處己，義以制之，仁以行之，於是鬼神以福祿錫之。小人則不然，怯弱以保其身，不知仁與義有為于國家，徒求利己，善祭人之鬼神，雖善祭人之鬼神，鬼神不降福祿，所降唯災變而已。此文以微言行之，故其辭隱而不顯，此所以戒小人好利而變得災也。

右六章為一段，凡為政之道，先以擇賢任之為本，故置第一章也。凡為政，以禮教二者為主，以臨于其民，故次第二章也。治國先在於治家，故次第三章也。以上三章，分為一列，凡治國家大事，小事，皆以信為基，故更置第四章也。夫大事小事，以信為基，而主據之者，禮樂制度而已。故次第五章也。夫禮樂制度之見行，唯在三章，又為三者臨之，故次之置第六章也。以上三章，又為

一列

以上五段合為一篇，凡為政，先知大經而行之，故置第一段也。以孝弟終始之，故置第二段也。以擇賢任官為本，故置第三段也。擇賢任官，其本在設學，官造士，故置第四段也。夫為政，先知大經而行之，其義如第一段，而又非知小緯出入之，則其政不成，故終之置第五段也。一篇總明為政之道也。

論語象義卷之一

終

